

海峡

海峡原创长篇精品

悲喜春秋

魏世英 著

上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海峡文艺出版社

原创长篇精品

延喜春秋

魏世英 著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海峡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悲喜春秋:全2册/魏世英著. —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14.1

ISBN 978-7-5550-0031-0

I. ①悲… II. ①魏…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07005 号

悲喜春秋(上、下册)

魏世英 著

责任编辑 吴昌钦

出版发行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海峡文艺出版社

经 销 福建新华发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社 址 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 14 层 邮编 350001

发 行 部 0591-87536797

印 刷 福州德安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邮编 350008

厂 址 福州金山工业区浦上标准厂房 B 区 42 幢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字 数 810 千字

印 张 53.25

版 次 2014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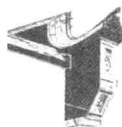
书 号 ISBN 978-7-5550-0031-0

定 价 128.00 元(上、下册)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厂调换

目 录

第 一 章	/ 1
第 二 章	/ 17
第 三 章	/ 33
第 四 章	/ 49
第 五 章	/ 67
第 六 章	/ 84
第 七 章	/ 99
第 八 章	/117
第 九 章	/136
第 十 章	/153
第 十 一 章	/169
第 十 二 章	/187
第 十 三 章	/204
第 十 四 章	/220
第 十 五 章	/238
第 十 六 章	/253
第 十 七 章	/272
第 十 八 章	/289
第 十 九 章	/309
第 二 十 章	/326
第 二 十 一 章	/347
第 二 十 二 章	/366



悲
喜
春
秋

2

第二十三章		/383
第二十四章		/401
第二十五章		/420
第二十六章		/439
第二十七章		/454
第二十八章		/471
第二十九章		/489
第三十章		/510
第三十一章		/529
第三十二章		/545
第三十三章		/563
第三十四章		/576
第三十五章		/592
第三十六章		/609
第三十七章		/629
第三十八章		/643
第三十九章		/663
第四十章		/683
第四十一章		/700
第四十二章		/718
第四十三章		/735
第四十四章		/753
第四十五章		/769
第四十六章		/781
第四十七章		/792
第四十八章		/809
第四十九章		/821
第五十章		/839

第一章

抗日战争期间，福建省会迁到永安县，机关学校分散搬在闽西、闽北各县，五口通商时就已开放的福州于是成了不设防的孤城，被抛在海边一隅。大概因为福州的地理位置在战略上并不重要吧，侵华日军兵力不足，所以抗战初期敌寇铁蹄不曾踏进福州城。福州人喜欢自诩“有福之州”，像这样在战乱中能够偏安一时也可算是一种“福气”。

大、中学校搬迁内地之后，福州少年学生便要离别父母到数百里外穷乡僻壤读书。走崎岖山路，住茅舍草房，在结满蜘蛛网的祠堂庙宇上课，每餐吃拌了沙子的霉米蒸饭，以清水白煮的几粒黄豆当菜，生活清苦营养不良尚且不说，在山岚瘴气和蚊蝇虱蚤夹攻之下，人人难免打摆子生疥疮。

1941年4月，福州一度沦陷，但不过四个多月，日寇退走了。到了1942年秋季，当局总算为福州孩子着想，创办了一所市立初级中学和一所市立初级商业中学，一部分应届小学毕业生才免受背井离乡到内地上学之苦。说起来好笑，学校是“市立”的，然而福州此时尚不曾建市，还归闽侯县管辖，只不过有了个市政筹备处，却设在内地乡下。不管怎样，两所“市立”初中是办起来了，各自招了一百多名新生。空荡荡的福州城校舍倒是好找，其他条件就只能因陋就简。没有篮球场，没有乒乓桌，没有图书馆，只有课桌和课椅，黑板和粉笔。课本用的是抗战前商务印书馆、开明书局、正中书局出的教科书，学生自己要到南后街旧书摊去买旧课本，要是这间旧书摊买不到，再到别间搜寻。万一还买不到，就只好上课时和同桌的同学合看一本书，下课了借书来抄。条件虽然这么差，城市环境比穷



乡僻壤毕竟好多了，少年不知愁滋味，学校里整天热热闹闹，嘻嘻哈哈。

1944年10月初的一天上午，学生正在上课，外面忽传日本鬼子昨天在连江县大、小澳登陆，就要进犯福州，于是学校秩序大乱，大家纷纷逃散回家。

这时，二次世界大战就要决出胜负，日本侵略军在太平洋战争中失利，为要自救，想控制福建沿海，掩护海上交通，保全对台湾的占领，同时也企图打通大陆交通线，布置南逃退路，所以派兵从闽江口入侵，福州因之第二度沦陷。只有少数百姓逃往内地，大多数不得已做了顺民。市立中学一部分学生随学校逃往内地，留在福州的则从此辍学，提心吊胆过着孤寂的黯淡日子。

豺狼当道，奸伪横行，社会秩序乱了。

最叫百姓惊慌的是停电。一到晚上，整座城市沉陷在黑暗恐怖之中，好像到处藏伏着不测的危险，威胁身家性命。特别是僻静小巷人家，临近黄昏就人心惶惶，乡里间互相叮嘱，夜里提点神，出什么事要彼此救应。早早吃过晚饭，家长招呼一家妇孺坐在煤油灯下，默默相守许久，又交代了夜间应该留神的种种事项，才打发各人早些安歇。家长门紧大门，巡视了火烛，拿了个脸盆放到床边，以备万一用它当锣敲。思虑周到，再想不起还有什么疏忽了，才倚在床上，吸水烟，想心事。更深了，听见妇孺安详的鼾息起伏，听见自鸣钟嘀嘀嗒嗒走动，没有发现外边有异常响动，才把心稍稍放宽，眯眼睡两三个点钟，猫在屋角走动，就又惊醒了。挨到天光，出门上街，先去打听消息，听讲昨天夜里什么地方抢劫，回家悄悄告知家人，又都添了忧愁。

愁日子挨过一日又一日，不知是哪几位聪明人商量出好办法：各户捐钱办公益，雇了木匠，在通向大街的进出巷口造栅栏，天黑关门落锁，再加打更巡夜，确保境平安。这办法即时推广，三五天之间，偌大的福州城就分割成一块一块闭关自守的联防小天地。

中国的社会结构还真适合闭关自守。原来每一处由三两百户组成的保甲联防小天地都找得到自己的保境安民的神灵。这条巷子有五显帝君庙，那条巷子有临水太后宫，最起码也有个当方“土地”神龛。都没有的，用一张红纸写上“裴

仙师”(狐仙)三字,贴在巷里字纸炉旁边的高墙上,也就有了。在这个联防小天地里,只要把通向大街的几处巷口栅栏关了落锁,盗贼除非插翅能飞就别想进来。

靠东街的一条巷里,有一座亭子叫张圣君殿。往日,只是到了神诞,乡里居民才来点烛烧香,供上佳肴珍果,吹打鼓乐,虔诚膜拜。晚上再请一台评话,飞钹说唱,神民同乐。现在因为祈求救苦救难,圣君座前石刻香炉日夜点着三炷香。到夜晚,人们搬来八仙桌和骨牌椅,轮流在神案前守夜,恭请神明也来参加联防,觉得胆壮多了。开头几夜,两三个老人在亭下坐一坐,到巷头巷尾巡一巡,再回到亭下吸几袋烟,说几句闲话,总感到有点冷清愁闷。后来商量出办法,专门雇

3

每晚来这里听讲的,有我们的主人公——“市中”二年级学生秦冶。他今年十四岁,身体正在明显地却又是不知不觉间发生变化。人像稻子拔节一样长高了,衣裳穿在身上总嫌短小,从皮箱底翻出父亲的旧衣服倒正合身。嘴唇边,露出淡淡胡须芽。颈脖间,突现活动的喉结。性情本来内向,现在更加沉默,自我意识渐渐强烈,对什么事情总有许多不满,和祖母、母亲说话,总没有好声腔,招惹大人责骂,也撅起嘴巴不理睬。整天闷闷不乐,好像心事重重。特别是现在,日本仔占了福州城,城里独一的初级中学散了,他因年纪小,家里不让他逃反到内地上学,只得辍学关在家里,连上街也被禁止。每天只有到了晚上,才陪着祖母来到圣君亭下,听胡须伯讲古,散散闷气。

这一天吃过晚饭,秦奶奶坐在饭桌旁吸了七八筒水烟,就叫秦冶一手拿着水烟筒,一手穿两把骨牌椅,搀扶她出门。秦奶奶早年缠过脚,后来解放成了“拳头粽”,走路仍不稳当,过天井,出家门,上下台阶都要按住秦冶肩头,好像拄一根拐杖一样,一步一顿,十步一歇,从家门口走到圣君亭下不过十来丈路,要歇三四次。秦冶走路蹦蹦跳跳惯了,三级台阶从来是一跃而上的,现在却要量着寸步慢



悲

喜

春

秋

慢拖，有些不耐烦。他皱着眉头，很不甘愿地拖着老人，不时偷瞅秦奶奶那双粽子般的小脚，忽然想起在一本笔记小说里读到的打油诗，那是描写一位知县夫人的：“环佩响叮当，夫人出公堂，金莲三寸短，横量。”他差点扑哧笑出声来，锁着的眉头不觉解开了。他知道这样联想到祖母实在大逆不敬，不敢泄露出来，只放在心里。

这一晚，胡须伯不知为何迟到，聚集在圣君亭下的人们便随意交谈。秦冶坐在角落里，一边细看墙壁上彩墨斑驳的神像，幻想各种变形景状，一边听大家谈论，做出自己的腹议。往日，巷里隔壁邻居天天见面，却不往来，就是红白喜事彼此也不应酬。现在是危难时相帮持，忽然亲近了许多。

4

秦家右邻张福官在这里成了核心人物。他高大粗壮，嗓门也大，讲起话就像在喊叫，喊了两句就有人应接奉承，捧得他神气十足。秦冶听家里人讲，这个张福官原是乡下财主，到城里做竹木土产生意，也不过是中等商户，论资产和声望怎比得上早年上海、汉口等地坐庄开行的秦家。不意抗战以后受战事影响，秦家商行倒闭，生意歇盘，家道急剧中落，而张福官却因为投机囤积发了国难财，在本巷变成乡绅首户。乡间办公益，秦冶的祖父秦懋德眼下总谦让张福官在募捐缘簿上首题认捐，神诞办酒席也让他坐首位。听说张福官在家里横恶，常常酗酒后打骂老婆孩子，他的两个儿子都十六七岁了，有时还挨打躲到家门外不敢进屋，秦冶见过一次，心里又同情又看不起这两个年轻人，就很厌恶飞扬跋扈的土财主。现在张福官又在圣君亭下喊话了：“今年天气也异样，立冬过了，天还这么暖。”他大概晚饭喝了几杯酒，觉得烘热，就这样讲。坐在他对面的是收捐老沈和家车夫唐三弟，这两个人没有什么地位，张福官当然不屑同他们搭话。那么，他的话说给谁听呢？秦冶再往旁边看，看见了开肥皂厂的李家新媳妇。

李家办肥皂厂，不过是五七个工人的手工作坊。海运断了，烧碱没来路，这肥皂不知用什么做的，听说也可以拿来吃，没有人试过，不敢肯定。能够造出这种肥皂，在那时也算是绝无仅有的化工工业，可以赚钱。这李家年初给儿子娶媳妇，在本巷热闹一时。那天，秦冶放学回家，碰见迎亲的金鼓花轿，吹吹打打抬过来，他就跟到李家门前挤在人群中张望。只感到眼前一闪，许多人拥着一个像戏台上花旦一样穿大红礼服的女子进去，却看不清新人到底生什么样子。不过后来终于见到新媳妇出门上街了，头发梳得光，耳鬓插朵花，一身崭新，两颊淡淡

红，娉娉婷婷，楚楚动人。见到街上人盯着她看，就低头瞄着自己鞋尖走路。现在她坐在圣君亭下煤油灯照不到的墙边，好像发现秦冶在看她，又低下头瞄着鞋尖。秦冶想，都做过半年多新人了，怎么还不好意思见人！他还是看她，看她那默默含羞的样子，觉得有趣。于是又回头去看张福官是不是还用目光侵犯这个新媳妇，张福官却已走开了。

胡须伯终于来了。来了就坐到八仙桌旁边，接过人家递给他的水烟筒，装一筒烟，吹燃纸媒，长长吸一口，把一筒烟烧透了，那烟从喉咙吸到肚子里去，直抵丹田，在那里转了一圈，才回头往上走，由鼻孔逃出，只剩一缕轻烟了。吹去烟屎再装烟，趁这空档，他和张福官、秦奶奶等几位有身份的人点头打招呼，声音沙哑地说：“今晚迟了，害各位等。”说罢再吸一筒烟，“今晚讲什么呢？”又和听众中几位热心分子点头招呼，“讲《邱丽玉》好么？”有个热心分子就说：“胡须伯讲的不输评话先生，讲什么书都好听。”

前回讲古田县临水奶陈靖姑祈雨和长坑鬼斗法，连讲两夜。这回讲邱丽玉，故事不很长，两点钟结局。这邱丽玉是青春年少的黄花闺女，如花似玉，聪明伶俐，不幸染得麻风病，眼看着不治之症就要毁了她一生。爷娘愁得心碎，没有办法中想出一计：设下圈套，招婿成亲，据说麻风女结了婚，可以“过癩”给夫婿，自己痊愈。新婚之夜，邱丽玉不忍加害夫婿，思无良策，痛不欲生，横下心寻短见，去阁楼舀酒坛里的酒喝，拼着麻风毒发身亡。哪想到好人自有好报，这一坛酒恰好被一条毒蛇吸饮过，成了毒蛇酒，邱丽玉喝了这酒，以毒攻毒，病竟然好了。悲尽生喜，否极泰来。这段邱丽玉故事赚了在座听众的眼泪和叹息，给了他们满足和希望，在这黯淡的日子里看到世道人心的一线光明。

秦冶感动极了。回家吃了一碗热烫的甜糯米粥，睡到暖暖的被窝里，又来咀嚼邱丽玉的命运。这个邱丽玉心真好，遇上这样的女子真值得爱。她到底生得什么样子？像李家新媳妇么？李家新媳妇人是俊的，心应该也会是好的。不过，她结婚为什么要坐花轿拜堂呢？街上照相馆橱窗里摆的新式结婚照片，新娘都是披着白色轻纱礼服，手里捧一束花，她没看见么？她头脑太旧了，这不好。邱丽玉也应该有新头脑才是。邱丽玉的爹不好，会想出损人利己的坏计谋，太不应该了。他是不是就像张福官那个样子，叫人讨厌。邱丽玉不可以有这样的爹，这样的爹也不配有邱丽玉这样的女儿。得出了这个结论，秦冶才合上眼做起梦来。



悲

喜

春

秋

6

秦冶游罢梦乡，一觉醒来，睁开眼看见阳光透过窗棂照在高墙上。他久久凝视那灰白色衬底上金黄的亮点，亮点懒洋洋一动不动，他也一动不动。似乎应该想一想什么，却想不起来。

往日，醒来一见墙上阳光，立刻就要翻身起床，哪能这样舒服地躺着不动。上学迟到，同学们都已整整齐齐安坐在教室，老师也在讲台点过名，这时候你夹紧书包悄悄溜到自己座位上，那么多眼光射过来，叫你头都抬不起，多不好意思。所以醒来一看到墙上阳光，心里就要叫声糟，赶紧起床穿衣洗脸，把母亲早已舀好凉在那里的一碗粥调上猪油白盐，三口两口喝完，拿起书包就跑。现在哩，不用上学，也就不着急起床，人变懒还不容易！不学就会了。

天井瓦檐上，麻雀叫啁啁。秦冶掀开帐门，眼光透过窗棂仰看瓦檐一角，寻找麻雀在哪里，但是找不见。听声音不止一只，好像是两三只在对话；又好像是边对话边跳来跳去，一会儿在东头啁啁啁，一会儿在西头啁啁啁。后来呼的一声都飞走了，好像几个同学约齐了呼喊说“我们玩去了，我们玩去了”。雀跃的吵闹一过，显得更加寂静，前厅、后厅、前房、后房、天井、廊沿都没有一点声音。人呢？人都到哪里去了？

秦宅有两进大屋和隔墙外朝巷里另开门户的一进花厅。花厅房长年租给人家，自家住正座。秦冶记得，小时候一家人吃饭是大人坐一张月桌，小孩坐一张矮桌，很闹热。后来，大家庭分出小家庭，大伯一家和三叔一家另起炉灶，但在头进后厅大月桌上吃饭的还有祖父、祖母、四叔、小姑和秦冶母子，照样是闹热的。再后来抗战开始，大伯带家眷到内地县份当什么科长去，三叔也带家眷到另一个县份教书，四叔又在别的县读书，小姑出嫁了，连佣人林厝母也辞退了，家里就剩下祖父母和秦冶母子。两进大屋只住四口人，空荡荡，冷清清，就和没有人住差不多。

两扇洋铁皮包着的大门整天紧闭。自家人出入用自动锁开门。来了客人就拉门铃。门铃挂在头进厅堂廊沿下，用铁线牵在大门外，拴着一只竹环。来客拉两下竹环，廊下门铃响了，里面的人就出来开门。现在日本仔占领福州，兵荒马乱，挂这个门铃好像不安全，就把它解下来。大门自动锁好像也不安全，还要加

闷。这样在外面重重地叩门，里面也不一定听得见。不过现在没有什么客人来，大门一天就紧紧关着。祖父不让秦冶和他母亲上街，要买什么菜办什么事都自己出马。五婶婆、三姨妈不来打麻将了，表姨也不来约秦冶母亲出去看戏、烧香了，连串门走户卖干鲜果的、卖蛏干鱼鲞的都不来了。秦冶一天到晚守在家，像犯人关禁闭一样，只有到晚上巷口栅栏落了锁，才可以出来在圣君亭下放风几点钟，过的是多么寂寞寡味的日子啊！

既然没什么事情做，起床不起床都一样。但是肚子饿了想吃饭，想吃饭就得起床。吃了饭不好再去睡，那就要找点事来做。于是秦冶东看看西翻翻，后来就坐到前天井阶沿上，抬头看天高云淡，看屋檐墙帽上泥塑彩绘人物。这些人物有戴巾帽的，有簪高髻的，有玉带环袍的，有袒胸腆肚的，凑在一排不知都有什么故事。

正要给编排出一个故事来，听得一声轻响，右侧花厅大门开了缝，探出一个四五岁小女孩的身子，她是租户朱家小孙女，叫咪咪。秦冶如获至宝，连忙招手叫咪咪过来，抱她坐在怀里，逗她，吻她，和她说话：“咪咪吃不吃乌枣？哥哥去拿。”

“咪咪不吃。”“咪咪给哥捶背，哥讲故事咪咪听，好不好？”

“哥不会讲，哥骗人。”

“咪咪乖，唱戏给哥听，来，‘奴家朱氏，闺讳咪咪，年方二八，待字闺中’……”

可是咪咪摇头不想唱，这是三岁时大人教唱的，现在唱厌了。正纠缠不清，咪咪听见妈妈喊她，应声“来了”，挣脱身蹦蹦跳跳回去。这里剩下秦冶，说不出的惆怅寂寞。

转过身来，看到厅堂上大幅中堂画。两耳垂肩、满脸通红的关公正襟危坐，一手捋髯，一手持书，关平守卫在旁，伴他夜读。画的两侧，是金字楹联，一边“读圣贤书”，一边“行仁义事”。记得以前这里挂的是朱柏庐家训，祖父挺喜欢的，曾对秦冶解释过上面说的“一粥一饭，当知来处不易”，现在然何又换了关公像，莫非在这乱世要请关公来守护平安么？秦冶往日熟视无睹，今天无意中一瞥，忽然有所触动，就胡思乱想起来。关老爷那么认真在读的是本什么书呢？圣贤书是一定的了，但不知是哪一本。据说他爱读《春秋》，那么，这一本书该是《春秋》了。祖父也很看重读圣贤书。他不像祖母那样爱打麻将，他很守分，平日间在家里闲



着，只关在房子里做两件事。一件事是搬出账簿算盘，嘀嘀嗒嗒算账。秦冶不明白，生意歇了好几年了，还有什么账好算。他悄悄问过母亲，母亲说，这几年家里亏空厉害，卖了一间店业换成法币，法币贬值，吃一年半载就完了，又要再卖。祖父把一笔笔账都记着，说是以后子孙分家时要交代清楚的。再一件事就是读圣贤书，摇头晃脑，吟哦诵唱。秦冶知道，他一个生意人，没什么大学问，也就是念过几年私塾，却得了读书乐的嗜好。不但自己读，还要秦冶也读。祖父对于自幼失父的秦冶特别疼爱，他的疼爱全部表现在督促孙子课读上面。每年暑假，他就要秦冶一天临一张大楷，缴给他阅圈。又亲自教秦冶读《论语》《左传》《千家诗》和《古文观止》。年年暑假读，年年总是“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初郑武公娶于申”，“开琼筵以坐花，飞羽觞而醉月”和“时人不识余心乐，将谓偷闲学少年”。这样看来，祖父是不读《春秋》的，所以也不教他读。秦冶想，其实圣贤书哪有小说好看！《水浒传》《西游记》《彭公案》《施公案》《七剑十三侠》等等章回小说他都搜罗读过了，嗨，现在要是去同学家借到或者去旧书摊租到几本小说来读有多好！就不会无事闷坐着发呆了。

他忽然记起，四叔有两橱书，不知里面有什么好看的，何不去翻翻？

四叔藏书在后进右前房。因为家里人口少，这后进常年不住人，只是逢到祖宗忌辰和年节，才来后进厅堂祖宗神主龕前烧香点烛上供。平日间，这里静得出鬼。秦冶现在踱到幽幽寂寂的后进厅堂，推门溜进右前房，心中忐忑而又兴奋，好像要做一次秘密探险，暂时忘记了自己。

在这个家庭里，老朽退时的东西太多，新鲜活泼的东西太少。祖父的长袍马褂瓜皮帽，祖母的“粽包脚”和水烟筒，母亲的烧香看戏打毛衣，大伯的喝酒打牌贪污赚钱，三叔的自吹自擂发脾气骂人，秦冶都看不顺眼，常常暗笑腹诽。听母亲说，父亲读书时会打网球、吹洞箫，可是秦冶两岁时他就得肺病去世了，秦冶记不起他是什么样子。数来数去，家里唯有四叔秦旭光英俊有为，叫人钦佩。四叔只比秦冶大八九岁，戴一副金边眼镜，胸前插一支钢笔（在那年月，钢笔是高档商品，秦冶还没有哩），挺胸阔步，气宇轩昂，很有现代青年的翩翩风度。秦冶知道他写得一手好字，有古文根底，英语也不错。他会打拳、舞剑、刻印、照相，还学过催眠术，用手掌在你眼前轻移慢摸，会叫你似睡非睡，昏昏入定，听凭他的魔法指挥，叫坐就坐，叫走就走，叫哭就哭，叫笑就笑。这都不算什么，特别叫秦冶佩

服的是，他反对父母包办婚姻，自己谈恋爱，而且不和那般骄娇扭捏的小姐谈，却和学校里一个只读过小学的女工谈，后来又拿钱供她考上简易师范。这样的浪漫壮举实在比公子小姐私订终身后花园的故事更叫秦冶心向往之。因为辈分不同，秦冶年纪又小，所以四叔每年寒暑假回家只忙着自己的事，不曾留意这个渐渐长大的侄儿。秦冶呢，虽然怀着崇敬，却羞于表露，只是暗暗观察着四叔的举动，用来做自己的榜样。现在他打开四叔藏书橱，像是未经允许就去窥探四叔的秘密，既好奇又有点负疚不安。

这里是被人遗忘了的尘封的世界，是老鼠、蟑螂、蠹虫横行无忌的乐园。书橱四角，遍洒老鼠屎。板壁夹缝中，繁衍小蟑螂。书页和封套里藏伏蠹虫，在干着蛀蚀文化的勾当。经过秦冶除恶务尽的扫荡，一叠又一叠书搬出来翻检，检到的却是迷惘和失望。线装书两大堆，《四书注疏》《古文辞类纂》等等之外，还有《幼学琼林》和《秋水轩尺牍》。有几本开头几页用朱砂笔工工整整地圈点过，可以想见读的时候何等的聚精会神，但不知为何只圈点几页就不圈了，莫不是一时哈欠上来，打起瞌睡，从此不再读了。各个印书局出版的精装、平装书也不少，什么《马氏文通》《国学菁华》《方輿便览》《汤头歌诀》《相法指要》《交友须知》，五花八门，看不懂的多，看了似懂非懂的也不少。还有两本用黄得发绿的劣质毛边纸印的新书，那是《总裁言论》和《中国之命运》，铅印模糊，书页还没有裁开，大概买了就扔在一边，不曾看过。秦冶翻检了半天，终于发现了引起兴趣的东西：一本叫《魔术戏法》的小书，上面记述有几种玩法很简单，比如用药棉蘸酒精，用火点着含到嘴里，火就灭了。可是到哪里找药棉和酒精呢？家里没有，就没法玩。学到手的也有。裁一张三角纸旗，黏糊在筷子上，找一丝黑线绑住筷子，再把筷子插到空酒瓶中，放在桌上，线的另一端系在自己上衣纽扣上，人离桌两尺，身子一仰一俯，瓶中的小旗就跟着上一一下。啊，这巧妙的小魔术制作简单，操纵方便，放在光线昏暗的房子里表演，让观众坐远一些，谁也发现不了那一条神秘的黑线。给人快乐的小魔术啊，你抚慰一个少年孤寂的心，他应该一辈子忘不了你。

秦冶“偷”了《魔术戏法》回到自己房间，很快就把“小旗升降”的小魔术道具制作好了，自己演习了几次，该把节目呈献给观众了。但是观众在哪里呢？老祖父关在房子里嘀嘀咕咕算账，老祖母坐在后厅吧嗒吧嗒抽水烟，母亲在厨房灶下呼噜呼噜吹火，他们对这个节目不会有一点点兴趣的。



只有找咪咪了。

秦冶跑到花厅门外，低声呼唤：“咪咪！咪咪！”咪咪没有答应。她妈妈说她睡觉了。秦冶找不到一个观众来分享自己的快乐，痴痴呆在花厅门外，心里充满莫名的悲哀。他现在是这样的孤独，没有人理他，他无法向人诉说自己的悲哀！

终于来了客人，二姑夫叶礼端。

10

这位满脸胡须、一嘴黄牙的二姑夫，本是一把香插三只香炉、继承上代三房香烟的金贵公子，早年跟随父母在甘肃当过两年县长少爷，后来回乡读法政学堂，毕业了却不出仕，躲在家里闲散。祖上钟鸣鼎食的好光景早已逝去，继承三房的遗产也还足以维持小康温饱，可以不必为五斗米折腰。大家庭要他当家主事，三房老人要他供养奉侍，庶出的幼妹要他照顾管教，加以妻子肺病多年，也要他操心调治，所以外间人看他闲散自在，他自觉倒很劳碌辛苦。二姑做姑娘时候就得了肺病，病恹恹地带了药罐子出嫁，熬了十年药罐，终于还是不治夭亡。她本来就心眼窄，动不动就流泪使性子发脾气。病越重脾气越坏，越爱生气病情越加重。娘家人都说真真难为了二姑爷，能够那样细心体贴，没有怨尤，而且在二姑去世之后还那样感伤怀念，真是有情有义。因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二姑夫后来还是续弦再娶。新娘来秦家认亲，秦家老爷奶奶当做亲生女儿一样接待，一家人仍然称呼她二姑，虽然这新二姑比原来二姑年轻六七岁。秦冶觉得白胖健壮、见人就笑的新二姑比瘦弱伶仃、满脸病容的原来二姑更亲切，好接近。但是有一次他听二姑夫对祖母谈起新二姑，却说她“二百五”不懂世事，怎么不如原来二姑，说着眼圈就红了。秦冶因此心中也难过起来，也想念原来二姑，又很同情新二姑，更觉得二姑夫心好，自己也愿意对他好。

现在二姑夫来，说他邻里有个无赖歹仔当了日本人的密特，此人从前就时时来敲诈勒索，现在不知又会有什么举动，为了避祸，他要在外家暂躲一时。祖父把后进左前房打扫了让二姑夫住。家里多了一个男子汉，提心吊胆的日子可以过得稍稍心宽些胆壮些，大家都高兴。往日，一家人吃饭时才聚到一块，没有多少话说，吃完饭就各做各的事去。现在多出二姑夫，和谁都有话说。他同祖父说

甘肃民情风俗和龙虎山张天师，同祖母说自己家里应酬世事和麻将牌经，同秦治母亲说记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和小说《聊斋》。这样，吃过饭大家还要围坐着谈论，日子就变短了。秦治看着二姑夫说话时喉结一上一下滑动，听着他诙谐的叙述，觉得有趣，舍不得走开。

过了几天，话题渐少，二姑夫谈兴不那么浓了。吃过饭，谈一会儿话，他就回房间看他最爱看的《阅微草堂笔记》。看了一会，一个人到天井散步，想心事，赏兰花。石廊上七八盆兰花许久没有人伺候，他就来修剪、分盆、培土、浇水。忙了两天，看看又没有别的事好做，就向秦治提议拿一副象棋来下。这个主意好极了，棋盘摆开，在楚河汉界拼杀起来，秦治饭也忘了吃了，觉也忘了睡了，不觉间日子又过去了几天。

秦治总捡红子下。按规定是黑子先走，这样就不是二姑夫让他，赢了是他真本领赢的，输了也输得爽快。论棋思，二姑夫想得深，可是想那么久干什么，秦治不耐烦，但也不好意思催促，就拿棋子在桌面上轻轻敲打，是不催的催。他自己也要想，但他想得快出手快，用快遮掩自己的计谋，好像漫不经心，其实设下圈套，诱对手上当，送子来吃。二姑夫手一放，嚯，他就立刻吃子提子。棋盘上清清楚楚写着“举手无回大丈夫”，二姑夫你好意思悔步么。秦治的优势是快，快了他就能赢，赢了他就迅速把棋盘重新摆好，慷慨大方地给予二姑夫卷土重来的机会。但是下一盘他就输了。他的弱点也是快，快了就失算，被二姑夫看出破绽揪住不放，逼你投降。你要挣扎苦斗，不觉也想久了。二姑夫也等你，他拿起两尺长的旱烟管装烟抽，吧嗒吧嗒，一口一口吐出浓雾，喷得你心烦意乱，败下阵来。“还下吗？”二姑夫问。秦治不做声，只把棋盘摆好。二姑夫只好又拿起黑子，飞相或是炮走当心。这时进入苦苦相持的持久战。嘴上没毛的后生调整着神经功能，发挥精力使不完、兴致无穷尽的优势，总叫二姑夫头昏脑涨，最后下结论说：“还是后生厉害，头脑好使。”秦治淡淡地笑，不好意思表现出得意。

又过几天，二姑夫下棋腻烦了，又躲着看书。没有办法，秦治只好摆出棋谱自己和自己下。这棋谱是自家发明的，就是把同二姑夫对局的战例默记出来，再加捉摸，寓钻研于自娱。寂寞是可怕的，难以忍受的，年轻的心要制胜寂寞的意志很顽强，上帝也拿他没办法。

这天，秦治正在潜心研究单车到底能否破全士相，听见外面敲门，就去开门，



原来是二姑夫的小妹叶礼贞。叶礼贞同他年纪差不多，女孩子发育早，看样子比他大些。她和他同校读书，低他一班，虽说是亲戚，彼此都认得，在学校里见了却不打招呼，就像不认识。想不到现在找上门，他连忙有礼貌地引她进去见她哥哥。兄妹在房间里谈了一会，二姑夫出来又找祖母谈了一会，就匆匆跟妹妹一起回去。

出了什么事？秦冶连忙去问祖母，祖母说：“小孩子别多查多问。”他被激怒了，立刻抗议：“为什么不能问！以后有什么事你也别问我。老糊涂！”他悻悻然跑到前厅天井，站着呆想，心中翻腾起反抗的怒涛。

12 开口闭口小孩子，小孩子怎么样！大人就不是小孩子变的？你们大人又怎么样！你们光晓得柴米油盐、鱼肉鸡鸭，光晓得白板红中、三索七万，光晓得初一十五烧香，过年过节供神，光晓得小孩子要读书，大了好赚钱，邮政海关铁饭碗，教书先生讨人嫌。你们别的什么也不懂。你们还只会压制小孩，这个不准，那个不许，不许唱歌声音太大，不许学骑脚踏车，不许从门外跳过门限到门内，不许用中指指灶公、菩萨、关老爷，不许跟学校逃反到内地读书，还不许出门上街走一走看一看。人家叶礼贞为什么可以出门上街，人家还是女孩子嘛，人家还才读初一嘛。人家可以我为什么不可以。想把我关起来锁起来封起来藏起来办不到。我现在偏要上街去，偏要！偏要！

“冶，你去哪里？”母亲见他穿好衣服往大门走去，急忙放下手中在织的毛衣。回答她的只是很重很响的关大门的声音：嘭！

出了巷口，便是每天上学必经的仙塔街。每天来回走四次，四个学期走了两千多个来回，闭起眼睛也记得哪里有棵电杆，哪一段路面有陷塌的水洼，哪一面墙上有仁丹、万金油、何济公药水的招贴广告。秦冶三个多月没上街了。三个多月在侵略者统治下屈辱地生活，不敢大声唱歌，不敢宽心做梦。现在像从鸟笼里放出来的小雀，该抖抖翅膀飞起来了，可还是不敢。不敢东张西望，不敢蹦蹦跳跳，怯生生的，有点忐忑不安，总觉得后面有谁跟着，监视着，又不敢回头看一看，心里浮上苍凉的歌：“追兵来了，可奈何！娘呀，我像小鸟儿回不了巢，回不了巢。”